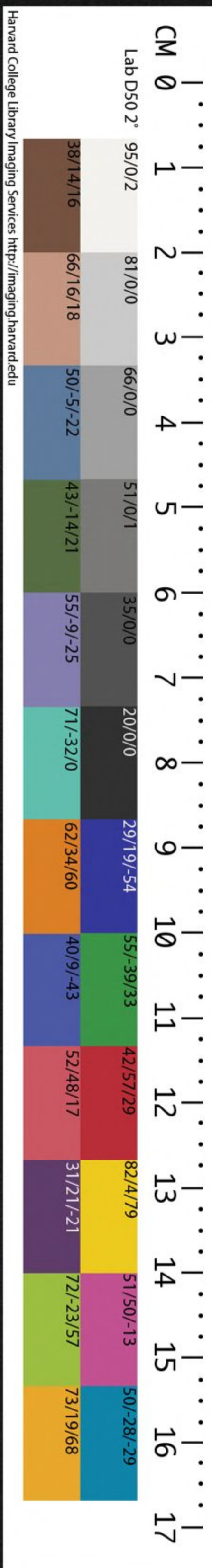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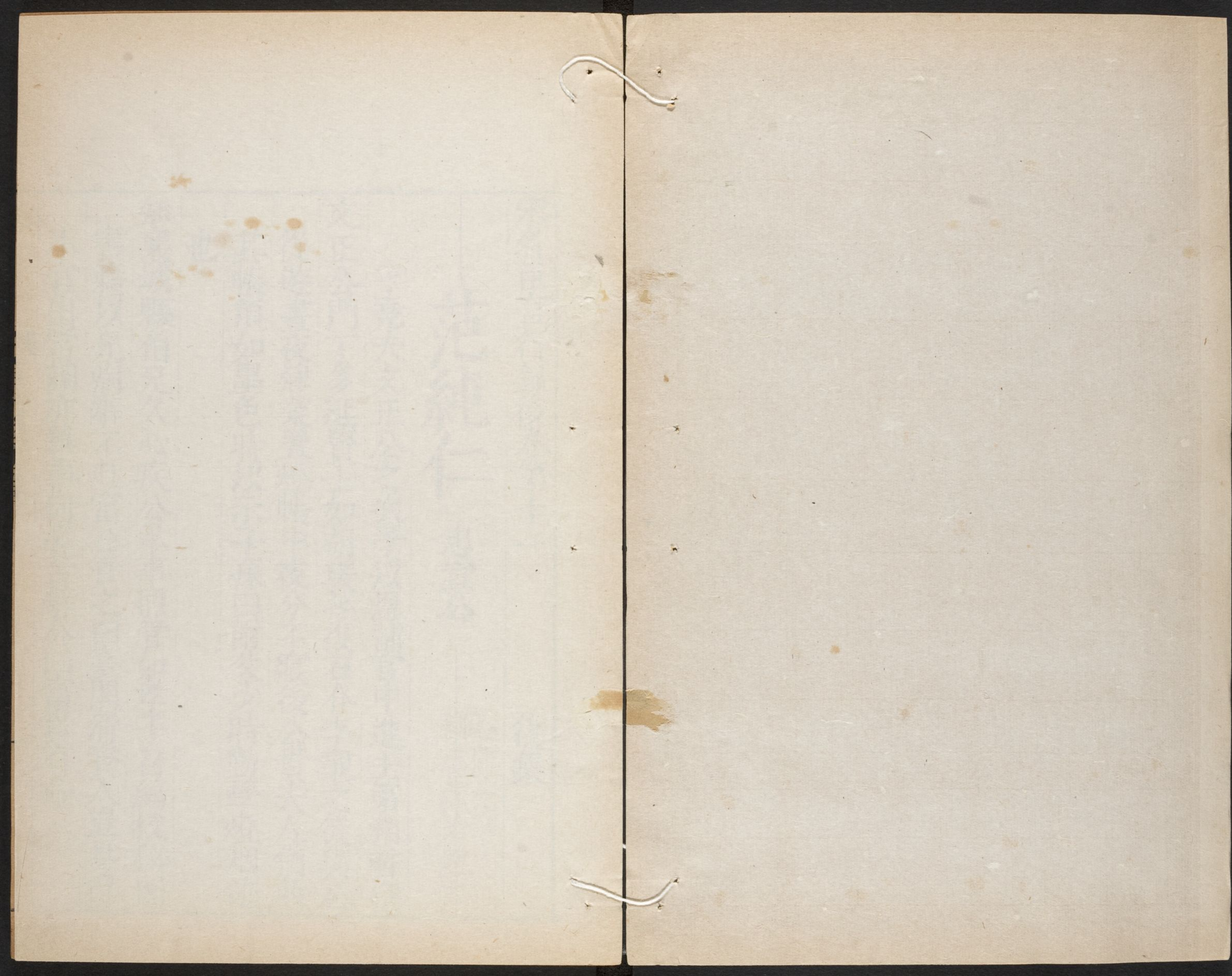
TChL 2259.5.2943 B

7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宋名臣言行錄後卷第十一

後集

范純仁 忠宣公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字堯夫文正公之次子以恩補官中進士第相哲宗
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與公
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
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烟迹
也

知襄城縣伯兄久心疾公奉事照管如孝子召編校秘閣
書籍以兄病辭不赴富公責之曰臺閣清資人豈易得
小官出常調亦難事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

襄城民素不事蚕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懷不忘至今號爲著作林著作公宰縣時官也

久旱不雨公度將來必闕食遂盡籍境內客舟召其主而諭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商販唯以五穀貯於佛寺中候闕食時吾爲汝主糶衆商從命運販不停以至春首所蓄無慮十數萬諸縣饑獨境內之民不知也

自陝西運副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西久主漕輓必精意邊事城廓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廓粗完甲兵粗修糧儲麓備上愕然曰卿才能如此朕所倚賴而執事皆言

麓何也公徐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深留意於邊事恐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釁夷狄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糜費爵賞不惟爲今日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願陛下究孟子交鄰之道修孔子來遠之德使好生之德洽于夷狄彼將愛戴陛下如父母雖其酋首桀鷲欲侵侮我疆其徒亦不爲之用也

錄行

並言

爲諫官前後爲上言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人材申公論爲急崇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爲戒大則廷論小則疏達未聽則連章累牘不苟止其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反覆激切無所諱避上方銳於求治

又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革公雅與荆公厚善至是數言其以五霸富國強

兵之術誤惑人主失天下望

曾子開撰墓誌

環慶大饑帥守坐不職罷去以公代之公到慶州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樁粟變賑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卽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

公判留臺時一時耆舊多在洛公與司馬公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真率會脫粟飯酒數行過從不問一日洛

中誇以爲勝事

行狀

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太后共政司馬溫公入相首改差

役法公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還朝力爲溫公言之溫公有所建請公復言宰相當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而正士將卷懷退避公與溫公雖同志及臨事有所矯正類如此於是人皆服公平直

墓誌

溫公欲令進士召朝官保任然後應舉又更貢舉法公曰舉人難得朝士相知士族近京猶可寒遠之士尤不易矣兼今之朝士未必能過京官選人京官選人未必能如布衣徒令求舉未必有益旣欲不廢文章則雜文四六之科不如設在衆人場中不須別設一科也孟子恐

不可輕黜猶六經之春秋矣溫公從之

除兼侍講公語人曰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人君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爲體使邪僻浮薄之說無自而入然後發號施令爲宗廟社稷之福豈務章通句解以資口舌之辯哉及在經筵進講必反覆開陳其說歸於人君可用而後止

元祐三年有吳處厚者以蔡確題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爲謗訕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確以吾比武后當重謫呂汲公爲左相不敢言忠宣乞薄確罪不從初議貶確新州忠宣謂汲公曰此路荆棘已七八十年吾輩開之恐不自免汲公又不敢言忠宣因乞罷政

開見錄

先是河上所科夫役許輸錢免夫上下皆以爲使公獨曰民力自此愈困矣或曰每歲差夫一丁費萬錢今以七千免一丁又免百姓奔走執役之勞豈不便乎公曰每歲差夫雖曰萬錢然隨身者不過三千又得一丁就食于官今免夫所出七千盡歸于官矣民又儼然坐食於家蓋力者身之所出錢者非民所有今捨其所有而征其所無民安得不病此一事富民不親執役者以爲便窮力有力而無錢者非所便也又況差夫必計其的確合用之數縱使所差倍其所役則力愈衆民愈不勞矣今若出錢以免夫雖三分之二亦可以取十分免夫錢其弊無由致察又從來差夫不及五百里外今免夫

錢無遠不届若遇培克之吏則爲民之害無甚于此

言行錄

宣仁寢疾宰輔入問后留忠宣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朝勸后盡母道在仁宗朝勸帝盡子道卿當似之

聞見錄

日三省同登蘇轍獨進上前論殿試策題因引漢昭變更武帝法度事哲宗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再拜而退曰臣引用失當容臣待罪公奏曰漢武雄材大略史無貶辭又轍所論非異同正欲救已行之言望陛下宣住蘇轍尚書右丞鄧潤甫越次言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公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上曰人

謂秦皇漢武公奏蘇轍之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轍卒得罪去

全上

哲宗親政呂汲公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爲諫議大夫忠宣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可用汲公方約畏爲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嘗言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上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罷政上不許後楊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無所

不至

聞見錄

公在相位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示恩意於人人或謂公曰身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願朝廷進用

不失正人何必須使知出我門下邪言行錄

公在隨幾一年州事毫髮必親客至談笑終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蓋懼公復有旨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小有不平意曰不見是而無悶爾曹勉之人或謂公為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苦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行狀永州命下忠宣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語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

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聞見錄

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開見錄

表略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曰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常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叙尚使存歿

猶污瑕疵又復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
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念

言行錄

公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
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
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
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
位親戚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
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座右終身佩服

言行錄

公嘗曰人材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無以應手七年之
病三年之艾非儲之以待則如病者何故雅以人材爲
已任每有薦引必先公議及其至也內舉有所不避其

不可則人君所至亦必爭

行狀

公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與否
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豈不在人耶

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于公者手自答曰大輅與
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
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
亦非也

行狀

公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既見曰先生何以告我子曰公
嘗言爲將帥當使士卒視已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
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爲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
得聞歟子曰舊帥新亾而公張樂大享將校於府門是

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于主帥其義重曰廢享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爲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此矣其喜聞義如此

遺事

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爲優劣以進士爲勝以資蔭爲慊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耻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爲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自寒士無祿不得已

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公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爲讀書而加獎焉則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材用爲執政亦了得不可以其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材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范博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宣爲博士乃復以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

一右字亦自沮人爲善

龜山語錄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范丞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潁昌府召章惇爲相未至清臣獨當中書益覲倖相位復行免役青苗法除諸路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卽位用韓忠彥爲相清臣爲門下侍郎忠彥與清臣有嫌故忠彥惟清臣言是聽清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清臣罷之畱安世呂希純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爲諫大夫清臣出之帥真定其所出與外除及不

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彥懦甚不能爲之主曾布爲右相用范致虛諫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爲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温常論紹聖建中靖國初之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爲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旣勝衆小人並進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希純張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享美名矣此忠臣義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爲之流涕者也

聞見錄

公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貳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

雖屢黜廢志氣彌勵以爲有文正之風焉其在朝廷專務獎進人材故天下善類視公用舍以爲消長其論議平恕不爲已甚世謂使其言行於熙寧元豐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讐復之禍

墓誌

王存

字正仲潤州人中進士第哲宗朝官至尚書左丞初修起居注卽乞復唐正觀起居卽舍人職事執筆隨空相入殿上躡其言故事左右史雖日侍便殿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書公因對及之卽詔左右史遇侍立許直前奏事遂著爲令自公始也

官制行上尤慎用人公因請自熙寧以來有緣議論得官或誑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有大過者隨材召擢以備官使語合上意自是收拔者甚衆

公在政府時四方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而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公言此祖宗制也且有司援比欲生之朝廷破例欲殺之可乎

公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

乎

並曾子開撰墓誌

蘇頌

字子容泉州人移徙潤州中進士第相哲宗

知江寧府江寧縣事每有發歛府移追擾吏係縲於道公至則曰此令職也府何與焉每因治訴旁問鄰里丁產多寡悉得其詳一日召鄉老更定戶籍民有恡占不實者必曰汝家尚有某丁產何不自言相顧而驚無敢隱者一縣以爲神明

公請以獲盜多寡立縣令殿最法以爲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民不爲盜能使民不爲盜者縣令也且州縣物務歲課稍虧官任有罰今良民罹奪剽之害而親民官獨不任責可乎

鄒侍郎

天下以爲當然者謂之公論公論蓋非強名乃天道也此

道未嘗廢顧所在如何耳如唐虞三代與吾祖宗之時公論在上君相主之賢哲聚於朝不肖沉於下海內入於陶冶一歸於正如晚周及東漢之餘上之人不能主公論所用非其人於是乎清議在下而士知所尊畏耻爲非義登其門者如龍從其死如歸致黨錮之禍起視漢室爲何等時也頃時王安石薦李定陳襄彈之未行間擢太子中允宋次道敏求封還辭頭翼日辭職罷之又下次直李大臨蘇子容相繼封還更奏復下至於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養成風俗公論之不可屈如此與齊太史書崔杼弒其君殺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其後攝宮

修起居注章衡行之賢不出於此可見要之公論不可
一日廢然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可以卜世也

元城語錄

充北朝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遇冬至本朝曆先北朝一日
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
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屬子時為明日
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人以為然遂各以
其日為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
之所對極中事理

行狀

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盜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于縣
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為讀之甲以其
言捕獲賊而乙爭其功吏以為法禁匿名書而賊以此

發不敢處之歿而投匿名者當流為情輕法重皆當奏
蘇子容為開封尹方廢滑州白馬為邑上殿論賊可滅
歿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此情雖極輕而告訐之風
不可長乃杖而免之子容以謂賊不干已者告捕而變
主匿名本未足深過而先帝猶恐長告訐之風此所謂
忠厚之至然熙寧元豐之間每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
皮之類皆立重賞以勸告訐者此當時小人所為非先
帝本意時范祖禹在坐曰當書之實錄

東坡集

知滄州陞辭上曰朕每欲用卿輒為事奪豈非命邪然卿
直道久而自明頓首謝兼語及偏親留京師未能偕行
上問卿母誰氏對曰故龍圖直學士陳從易之女上曰

是天聖間侍從邪對曰從易祥符中館職已而外遷久之因自廣州罷還不蓄南物獨載俸餘見錢過嶺仁宗聞之擢知制誥上曰其清節過於馬援矣故謝表云憫臣之數竒多難特軫淵衷勉臣以直道自明屢形天語

訓誥

元豐中上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以北虜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朕欲成一書但患邇來修書者遷延歲月不肯早成公曰恐須一二年可矣上喜曰果然及書成賜名華戎魯衛信錄奏篇上上讀序引大喜曰正類序卦之文

公兼侍讀奏言國朝典章大抵沿襲唐舊史官所記善惡咸備乞詔史官學士採錄新舊唐書中臣主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

十條

行狀

公掌天官每選人改官京朝官使臣關陞磨勘或以功過當陞降者吏洗垢求瑕故為稽滯公敕吏曰某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案牘使自省閱訴者服乃退其不服公必徃復詰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為之奏請或建白都堂故士大夫受賜多而不得者亦以為無可憾

行狀

王禹玉元厚之諸公嘗問曰公記之博以至國朝典故本

未無遺日月不差用何術也公曰某每以一歲中大事
爲目欲記當年事則不忘矣如某年改元其年有某事
某年上卽位其年上有某事某年立后若太子其年有
某事某年命相其年有某事則記事之一法也後觀太
史公書是歲孔子生是歲孔子卒是歲齊威會葵丘是
歲晉文始霸之類恐亦此意也元曰不然至於暗記經
史默咏詩書以至士大夫家世閥閥名諱婚姻無遺忘
者又以何法乃真強記爾

公嘗言吾每聞前輩善言則終躬佩服少時聞計用章卽
中爲吏以循良稱數典大郡政績尤異因造請求異聞
其可紀者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

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武吳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
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
歛則桑羊皇罽之徒出而民困於掊克矣好順從則張
禹胡廣之徒出而民弊於誇大矣豈惟人主學士大夫
亦宜知之夫神龍騰驤豈可羈也然或豢養於人者謂
其有嗜欲也

又嘗言楊告謂吾曰嘗愛韓非一言以謂土木偶人者耳
鼻欲大口目欲小此言可以喻大夫上木偶人而鼻先
小目先大人或非之則無以爲也鼻大則可小目小則
可大凡事皆然不厭於三思而熟慮也人皆以非爲刻
薄此言非忠厚之言哉

公在金華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則必反復條奏援引古今使上不忘弭兵息民之意以謂人主之聰明不可有所嚮有所嚮則偏偏則爲患大矣當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天下無不治矣

公嘗云吾平生未嘗以私事干人主奏對惟義理之言故歷仕四朝中間雖謫不愧於觀過而神考以謂直久而自明也

呂吉甫參政事使其親友謂公曰子容吾鄉里丈人行若從吾言執政可得也公笑而不答

公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唯孟安序朝奉分甯人歲以雙井一斤爲餉知吾無苞苴之饋也

公云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其理也

前談

宋名臣言行錄後卷第十二

後集

劉執手 忠肅公

字莘老永靜軍人登進士甲科相哲宗

荆公初秉政公除御史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略舉十害

時御史中丞楊繪亦上疏論新政并公章下司農寺司

農條件詰難劾繪與公險詖欺誕中有向背有旨分析

公奏曰臣有言責采士民之說敷告於陛下是臣之職

也今有司駁奏遽令分析是使之較是非爭勝負交口

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

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

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如臣言有取幸早施行若稍涉欺罔甘就竄逐奏入不報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治安者誰致之耶二三年間開闔動搖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歛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又淤田也又省併州縣也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口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至於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儂辨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鑿民者謂之通變今三

邊創瘼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居數日罷御史貶衡州

公在南都幕府會司農寺行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都閑伯廟歲爲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二貫公往見留守張公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言之耶張公矍然因託公爲奏曰閑伯遷於商丘主祀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爲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歿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詳酌留此三

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神宗即日批曰辱國瀆神此為甚者速令行下更不施行

哲宗嗣位公復任言責上疏曰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願選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便殿燕坐時賜廷對執經誦說以廣睿智

公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材大槩公奏曰人才難得臣嘗歷覘士大夫間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覘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

公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

文人無足覘矣

並門人劉仿撰行實

公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徒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輩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

劉大諫序公文集

王巖叟

字彥霖大名人舉明經事哲宗官至簽樞

近臣被詔薦御史意屬公而未及識或謂公曰可一往見之公笑曰此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

墓誌

除監察御史即上書論社稷安危之計在從諫用賢不可以小利失民心

元祐元年遷左司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士望者
公方權給事中卽繳錄黃并以諫職上疏既而命復下
者再遂不由門下省以出公請對言益切退就閣門復
上疏云臣爲諫官旣當言承乏給事又當駁非臣好爲
高論喜忤大臣且命令斜出尤損紀綱凡八上章命竟
寢

九月除侍御史左右正言久闕公上疏願詔補諫臣無令
久虛其職

凡京城偷者所聚謂之大房多在僻遠每區容數十百人
公密令掩捕毀撤隨情處決遂以無盜居民開戶而寢
供備庫使曹讀以其物產貿易萬緡市僧稽違逾年止

輸其半請盡力無可賴一日開戶外有錢聲償數皆足
讀怪念之詢其由乃曰王公今日知府矣

拜樞密直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公遜謝而進曰陛下聽政
以來納練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
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則宗社千萬世之福也用人之際
望更加審察邪正難辨辨之少差治亂所係又少進曰
陛下今日進聖學者正欲理會邪正兩字正人在朝則
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平治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
不安之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衆上下
蒙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爾二聖深然之公
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

果有之否此乃欲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唯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君子既進小人不能與君子同事自然不得親近小人既進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稍引去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機也此際不可不察幸陛下常用心於此並墓誌張共與其

因侍講筵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應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大抵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四字是積學之要願陛下特留聖意係年錄

邇英進讀寶訓至節費公曰凡言節用非謂偶節一事便能濟要當毋事以節儉為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

墓誌

劉安世

元城先生

字器之大名人中進士第事神宗哲宗官至左諫議大夫

公與溫公為同年契因遂從學于溫公熙寧一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何為不仕公以漆彫開吾斯未能信之語以對溫公說復從學者數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

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故立朝行已俯仰無媿爾公問
行之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自是拳拳勿失終身行
之言行錄

劉安世從溫公學與公休同業凡一四日一往以所習所
疑質焉公欣然告之無倦意凡五年得一語曰誠安世
問其目公喜曰此問甚善當自不妄語入余初甚易之
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
多矣力行一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
坦然常有餘裕

溫公言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
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

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
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事事着力畢竟
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
其樂無窮恁怎生也動安世不得道獲錄云

溫公薦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曰獲從公遊
舊矣溫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
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擢右正言是時差除頗多政府親戚公言祖宗以來執政
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
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數年間廉
耻掃地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歷統太師平章軍國重

事彥博司空平章軍國事公著左僕射大防右僕射純
仁門下侍郎固左丞存右丞宗愈堂除子弟親戚凡數
十人且曰中書侍郎摯未見所引私親而依違其間不
能糾正雷同循默豈得無罪願出臣此章徧示三省俾
自此以往厲精更始

並言
行錄

會知漢陽軍吳處厚上蔡確安州所爲謗詩公卽論奏曰
確詩十篇多涉譏訕而二篇尤甚借唐爲論謗訕君親
至於滄海揚波之語其所包藏尤爲悖逆蓋確自謂齒
髮方盛足以有爲意在他日時事變易傲倖復用攄泄
禍心此而可舍國法廢矣已而蔡確責授光祿卿分司
南京公與梁燾同上疏力爭以爲責命大輕未厭輿議

疏十餘上始竄確於新州

蔡確雖貶尚與章惇等自謂有定策功創造語言恐脇貴
近公復言蔡確黃履邢恕章惇四人者在元豐之末號
爲死黨惇確執政倡之於內履爲中丞與其寮屬和之
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聖上嗣
位此實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
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伏望明正四凶之罪
布告天下除蔡確近已貶竄外所有章惇黃履邢恕欲
乞並行逐之遠方終身不齒由是三人亦皆得罪

遷起居舍人兼司諫公偶爲家人雇乳母牙媪以謂無有
詰其故因言內降指揮見求乳母公怒曰汝何敢爾妄

言且今上猶未納后安得有此媼云內東門司開封府錄實預其事公與府錄有契因折簡問之荅如所聞卽上疏言前世之主鮮有不以聲色爲累至於近之大早御之無節則又不能保固真元增益壽考聖賢所戒可爲寒心且世俗聞粗有百金之產猶知愛其子孫以爲嗣續之託而況國朝百三十年之太平六聖憂勤積累之業陛下繼而有之可不自愛自重以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乎若陛下實未嘗爲則臣之所言猶不失諫官之職萬一有之則臣之進說已是後時惟冀陛下愛身進德留意問學清心寡慾增厚福基宣仁后初不知因公言始窮詰其事乃知雇乳母者爲劉氏也后怒而撻之由是劉深以望公

自崇慶垂簾復祖宗舊政溫公旣薨之後荆公之徒多爲飛語以動搖在位誘之以利脇之以禍無所不至大臣多首鼠兩端爲自全計呂范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差除之際公與梁燾朱光庭每極力爭論呂公病之因薦熙豐舊人鄧溫伯爲翰林承旨意言官必爭因以逐之公言溫伯熙寧中王安石呂惠卿更相傾陷溫伯始終反覆出入兩黨又附蔡確爲之草制稱其有定策之功乞行罷黜疏累上不報卽引疾在告陳乞宮觀乃除集賢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官公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是非

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
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稍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
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庭觀者皆汗縮竦聽目之曰
殿上虎

宣仁后晏駕呂丞相使陵下范純仁奏乞除執政卽用李
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溫伯爲尚書右丞時大臣卒用調
停之說遂有李鄧之除二人皆熙豐之黨屢見攻於元
祐乃以先朝事激怒上意會廷策進士李鄧撰策題歷
詆元祐之政有復新法之意從而中傷元祐諸人公乃
出鎮常山未幾元豐舊人悉皆收召遂相章惇言者以
公頃言蔡確落職知南安軍而呂丞相亦不免遠竄乃

深媿於公其後范丞相門人狀范公之行曰使其言行
於熙豐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
臣復讐之禍或以此問公公曰微仲堯夫不知君子小
人勢不兩立如冰炭故開倖門延入李鄧排去正人易
若反掌調停之說果何益乎昔溫公爲相日蓋知其後
必有反覆之禍然救生民之患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
何暇更顧異日一身之患哉世以公爲知言

並言行錄

紹聖初黨禍起器之尤爲章惇蔡卞所忌遠謫海外盛夏
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
其母籃昇憩樹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檐夫驚
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

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
溫公門下士多矣如安世所守凜然歿生禍福不變蓋
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

聞見錄

惇卞用事必欲致公於歿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
西則復徙廣東凡二廣間遠惡州軍無所不至人皆謂
公必歿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望悍不衰
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也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
先是文及甫持喪在河陽邢恕在懷州及甫以劉丞相摯
任中司日嘗彈罷其左司郎銜恕不已以書抵恕曰及
改月遂除畢禫祭當外補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忌
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又

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
紹聖末蔡確子謂受旨於翰林學士蔡京且迎合大臣
乃上書引及甫爲證訟劉丞相等誣陷其父謀危社稷
朝廷駭之委京究問置獄於同文館遂逮及甫就吏及
甫稱鷹揚謂其父潞公也當塗者謂劉摯也其徒寔繁
者謂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孫升韓川之類也司馬昭之
心路人所知者緣摯竄斥顧命宰相蔡確是時國勢甚
危疑摯有傾搖之心意在不測如司馬昭廢辱之事也
粉昆朋類者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貺之
以貺爲兄以兄爲昆也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
爲寒心者眇躬謂主上摯旣懷無君之心有動搖不逞

之意前已甘心於蔡確輩今欲快意於主上是欲以主上爲甘心快意之地有憂國之心者爲可寒心也問有何照據則曰先父屏人說來卽無的確照據時劉丞相王彥霖已物故然而其謀本出於蔡京故京猶乞上殿親寫劄爭論不已三省言蔡京奏摺等逆心則其一時黨附顯著之人同惡相濟豈得無之如劉安世常論禁中顧乳母事謂陛下已親女寵又論不御經筵陛下已惑酒色誣罔聖躬形於章疏者果何心也今摺貶死廢及子孫而安世不問罪罰殊科如此臣不知其說也詔劉安世移梅州安置公時執喪不候服闋赴貶所時公在貶所有士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貲入京以求

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翼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且治公身後事而公飲食起居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鍾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鐘者乃運判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歿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歿不亂如此

並言行錄

公曰安世除諫官三日有大除拜安世便入文字凡二十

四章又論章惇十九章及得罪惇必欲見殺人言春循
梅新與成爲隣高竇雷化說着也怕八州惡地安世歷

遍七州道護錄

建中間公與蘇子瞻自嶺外同歸至宣和間內侍梁師成
得幸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師成令吳可自
京師來宋欲鈎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日
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求仕爲言
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
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
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
若也言行錄

先生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僕曰未聞先生曰金
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闢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
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句非獨爲趙氏
禍乃爲萬世禍也先生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
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巴攬之庶幾
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
則何事不可爲也馬永卿編語錄

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老先生略同其質樸儉
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爲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
欲行其所學者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
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

也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爲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主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攷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

戒語
錄

器之嘗謂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當世言熙寧初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秤停事每事之來必秤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也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

無不允當器之因極言秤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

力
童蒙訓

器之云安世初登第與二同年謁李若谷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李曰若谷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曰勤謹和緩其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來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錯了
呂氏雜錄

公自宣和元日以後謝絕賓客四方書問皆不啟封家事無巨細悉不問夏六月丙午忽大風飛瓦驟雨如注雷電晝晦於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公已終矣聞者咸異焉及葬楊中立以文吊之曰劫火洞然不

燼惟玉縉紳往往傳誦以爲切當公在宋杜門屏跡不
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叟市井細民以謂若過
南京不見劉侍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公歿者老士
庶婦人女子持香劑誦佛經而哭公者日數千人後二
年虜人驅墳尸發棺見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
一無所動蓋棺而去言行錄
昔有與蘇子瞻論元祐人才者至公則曰罷之真鐵漢不
可及也

宋名臣言行錄卷十二 終

宋名臣言行錄後卷第十三

後集

范祖禹

字淳甫成都人中進士第事神宗哲宗先嘗爲太史
著唐鑑官至內翰

公未生河南郡太君夢一偉丈夫披金甲而至寢室曰吾
故漢將軍鄧禹也既寤猶見之是日公生遂以爲名初
字夢得溫公以傳稱鄧仲華篤行淳備改字淳甫故稱

淳甫家傳

熙寧三年溫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公同編修又辟劉攽
劉恕及溫公歸洛詔聽以其屬自隨而二公在官所獨

公在洛溫公專以書局事屬之故公於此書致力尤多

同上

徐正言客有言於溫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濟溫公正色

曰子謂淳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

遺事

公在書局分職唐史考其成敗治亂得失之迹撮其機要

論次成書名曰唐鑑元祐元年上奏進其書

家傳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案無他書唯印行唐鑑一

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崇

寧中冲見欒城先生於穎昌先生曰老來不欲泛觀他

書近日且看唐鑑

遺事

元祐初伊川除崇政殿說書時公爲著作佐郎伊川謂溫

公曰經筵若得范淳夫來元好溫公曰他已修史朝廷

自擢用矣伊川曰不謂如此但經筵須要他溫公問何

故伊川曰願自度乏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

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其後除侍講

朝廷既相溫公申公詔起蜀公蜀公以書問於公公謂不

當起蜀公得書大喜曰是吾心也吾所欲爲者君實已

爲之矣何用復出又與親舊書云比亦欲出而二部勸

止遂已

冬大寒禁中出錢十萬貫以賜貧民公言朝廷自嘉祐已

前諸路皆有廣惠倉以救恤孤貧京師有東西福田院

以收養大小廢疾至嘉祐八年增置城南北福田院共

爲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臣以爲宜於四福院增蓋官
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委左右廂提舉使臣預設方略
救濟不必專散以錢計其存活歿損以爲殿最其天下
廣惠倉宜更舉行令官吏用心賑卹須要實惠及民上
納用焉

講讀論語畢賜宴于東宮賜御書唐人詩各一首公表謝
曰臣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益進道德皆如游藝
又賦詩以獻退而節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
言得一百十九事名曰三經要語進之

是夏權住進講公上疏曰陛下今日學與不學係天下他
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

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
矣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
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專於爲義
小人專於爲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
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
人皆在陛下心之所召也凡人之進學莫不在於年少
之時陛下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問學恐不得如今日之
專也

蔡確既貶公上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
意用刑寧失之寬不可失之急寧失之略不可失之詳
偏見異論者皆以爲黨確而逐之臣恐刑罰失中人情

不安矣

范忠宣之罷公嘗論列客有謂忠宣曰淳夫亦有言何也忠宣曰使純仁在言路見宰相政事如此亦豈可默也禁中下開封覓乳母十人公在告聞之卽上疏曰陛下未建中宮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傷於大早陛下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其業爲億兆之父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又上疏皇太后曰千金之家有十三歲之子猶不肯使近女色而況乎萬乘之主乎陛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子孫之道也譬如美木方長正當封植培壅以待其蔽日凌雲若戕伐其根豈不害哉

有詔選后并今侍從禮官講求禮制公上疏言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又與諸公討論講議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爲禮上之及中宮初建又解家人卦以獻

嘗米集帝王學問及祖宗講讀故事爲帝學八卷上之秘書監王欽臣奏差真靖太師陳景元校黃本道書公封還之以調諸子百家神仙道釋蓋以備篇藉異聞以示藏書之富本非有益於治道不必使方外之事讐校以崇長異學也昔王安石使其門僧智緣隨王韶誘說木征時人謂之安撫太師今乃有校書道士人必謂之編校太師矣事雖至微實損國體遂罷其命

元祐七年邇英閣對公奏臣伏觀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納練仁宗行五者於天下所以爲仁也然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惡皇祐中楊安國講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仁宗曰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據孔子所言則史魚不若伯玉之爲君子仁宗之言仁君之言也人君欲臣下切直故言伯玉不如史魚以開臣下切直之路由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大德也願陛下以此爲法昭示所好以慰羣望上然之

公勸上畏天愛民修身納練稽法祖宗而專引宗行事以爲故實又采集仁宗聖政數百事爲仁宗訓典六卷以獻在經筵據經守正獻納尤多講尚書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亾講畢再誦此六句却立云願陛下留意哲宗首肯者再三然後退就位講孟子今之樂猶古之樂孟子之心切於救民故勸齊王與民同樂而謂今之樂猶古之樂然世俗之樂鄭衛淫哇之聲非古先王之法豈可薦上帝配祖考降天神出地祇也今樂古樂如君子小人之不可同邪正之不可並如必欲以禮樂治天下國家則當如孔子答顏淵之言孔子所言者爲邦之正道孟子所言者救

世之急務此所以不同講公劉好貨大王好色曰孟子以王好貨勸以當如公劉與民同利以王好色勸以當如大王與民同欲然臣竊謂公劉非好貨乃是厚民大王非好色乃是正家人君不可好貨亦不可好色好貨則貪而害民好色則荒而害政孟子事中才以下之君故其言如此

東坡嘗曰淳夫講說爲今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得講師三昧也

公詰朝當講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案講其說平時溫溫其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意仍參之時事及近代本朝典故以爲戒勸其音琅

琅然聞者興起講王制巡狩柴望之禮曰古之人多因燔柴望秩之說乃附會爲封禪之事或以求神僊或以祈福或以告太平成功皆秦漢之侈心非古者巡狩省方之義爲人臣凡有勸人主封禪者皆佞臣也

李薦師友談記

陳衍初管當御藥院公爲諫議僦居城西白家巷東隣陳衍園也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

太皇太后登遐公言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庶政乃宋室隆替之時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不可不慎也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聽政之

初詔令所下百姓呼舞至公無私焦刻勞苦專心一意
保佑陛下斥逐奸邪裁抑僥倖九年之間始終如一故
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少矣今必有
小人進言曰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
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卽位之初中外臣民上
書言政令不便者以萬數太后因天下人心之欲改與
陛下同改之非以已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
之人及主其人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后亦以衆言而
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疾
而欲去之者也不如此則天下不安爾惟陛下清心照
理辨察是非有以此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

刑此等旣上誤先帝欲復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
再壞邪初公與蘇公約皆上章論列蘇公已具草見公
之章遂附名同奏因謂公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軾於
朝廷文字失於過當不若公之言皆可行也公又上疏
曰陛下嗣位幸賴太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王安石惠
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
離而復合乃至契丹王亦與宰相議曰南朝行仁宗故
事可飭燕京留守使戒邊吏守約束無生事夫以夷狄
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矣太后爲陛下立太平之
基已有成效臣願陛下守之以靜無所改爲恭已以臨
之虛心以處之

有旨召內臣十餘人公上疏言陛下初政未嘗行一美政
訪一賢人而先進用內臣如此衆多之口必謂陛下私
於近習臣竊惜之不報

紹聖三年徙賀州謫詞云朕於庶言無不嘉納至於以訐
爲直以無爲有則在所不赦公云吾論事多矣皆可以
爲罪也亦不知所坐何事後乃知坐向言乳媪事悖下
以謂上疏太母所以離間哲宗也然公先上皇帝疏後
數日乃上太母疏止是勸上以愛身修德太母以保護
上躬而已

公每誦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曰君
子行已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公言舊年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公不許曰仕宦不
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

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公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

曰勿令范十三知公舊行第十三也

並遺事

哲宗卽位宣仁后垂簾同聽政羣賢畢集于朝專以忠厚
不擾爲治和戎偃武愛民重穀庶幾嘉祐之風矣然雖
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號洛
黨者以程正叔爲領袖朱光庭賈易爲羽翼川黨者以
蘇子瞻爲領袖呂陶等爲羽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王
巖叟劉安世爲領袖羽翼尤衆諸黨相攻不已正叔多
用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嫉之或加玩

侮故朱光庭賈易不平皆以謗訕誣子瞻執政兩平之
是時既退元豐大臣于散地皆銜怨刻骨陰伺間隙而
諸賢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聖初章惇爲相同以爲元
祐黨盡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呂微仲秦人潁直無黨范
淳夫蜀人師溫公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死尤可哀也
聞見錄

陳瓘 忠肅公

字瑩中南劍州人中進士甲科事神宗哲宗徽宗位
至監察御史

公爲越州僉判蔡卞爲帥待公甚厚初卞嘗爲公語張懷

素道術通神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
卯彼嘗諫以爲大旱漢祖成臯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
知其歲數殆非世間人也公每竊笑之及將往四明而
懷素且來會稽卞留少俟公不爲止曰子不語怪力亂
神以不可訓也期近怪矣州牧旣甚信重士大夫又相
諂合下民視之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願此不然
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多引名士或欲
因是染公竟以尋求無迹而止非公素論守正則不免
於羅織矣

紹聖初章申公以宰相召道過山陽公隨衆謁之章素聞
公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公曰請以所

乘舟爲喻乘舟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章默然未荅公復曰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行之叙以何事爲先何事爲後何事當緩何事當急誰爲君子誰爲小人諒有素定之論章竚思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公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矣章厲色視公曰光輔母后獨宰政柄不篡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悞國如此非姦邪而何公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遂以爲姦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誤國益甚矣乃爲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爲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

行之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毋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紛至于今日爲今之計唯當絕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爲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也辭辯淵源議論勁正章雖忤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留公共飯而別章到闕召公爲太學博士公聞其與蔡卞方合知必害於正論遂以婚嫁爲辭久乃赴官於是三年不遷

公爲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爲正錄皆蔡卞之黨也競推尊荆公而擠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公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

神考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公曰此豈神考親製邪
公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考少年之文爾公曰聖
人之學得於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自辭屈愧
歉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復敢議毀矣
嘗為別試所主文林自謂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
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荆公之學也卞既
積怒謀因此害公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唯候公所
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公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
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
徃徃皆博洽稽古之士也公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
必相激史學徃徃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

目前也

公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
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
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公
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甘言啖公公曰杜詩
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已也於是攻之愈
力

公謂天下之事變故無常唯稽攷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
應變王氏之學乃欲廢絕史學而咀嚼虛無之言其事
與晉無異將必以荒唐亂天下矣故彈蔡京疏文有曰
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逮今三十餘

年而所言無不驗矣

公以紹聖史官專據荆公日錄以修裕陵實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其事進日錄辨乞改實錄又因竄責合蒲著尊堯集深闢誣妄以明君臣之義

公謫台州朝廷起遷人石慄知州事且令赴闕之官士論訕訕咸以爲將有處分于公也慄至果揚言怖公視事次日卽遣兵官突來所居搜檢行李攝公至郡庭大陳獄具蓋朝旨取索尊堯副本而慄爲此以相迫脇耳公知其意遂問曰今日之事豈被旨耶慄失措而應曰有尚書省劄子出示公劄子所行蓋取尊堯集副本以爲係詆誣之書合繳申毀棄也公曰然則朝廷指揮取尊

堯集耳追躓至此復欲何爲因問之曰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而以主上爲舜也助舜尊堯何謂詆誣時相學術淺短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爲人所法使請治尊堯之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得於彼者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請具申瓘此語瓘將顯就誅戮不必以刑獄相恐慄不待公言畢屢揖公退尋語人曰不敢引其說尚自如此良可畏也繼又幽公於僧舍窘辱百端公安之不以爲僥慄亦終不能爲害公雖緣蔡氏得罪而首論私史力排王氏王蔡之黨如薛昂蹇序辰何執中鄧洵仁洵武蔡嶷之徒皆當時協力排陷欲殺公者亦不獨蔡京兄弟而已蔡嶷與公初不

言行後集卷
相識公上宰相書謫守海陵嶷爲太學生以長書遺公
論事合公議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
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正道則韓文公其人也至次
年嶷以對策爲大魁所陳時務與前書頓異於是愧悔
而欲殺公以滅口密贊京黨出力尤甚
公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適不過
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雞鳴而起終
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旣寤卽興不肯偃仰枕上
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
使令者公曰起止不時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
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以勞人也

公智明慮遠通易數如靖康變故隆祐垂簾國家中興之
事往往預言之士大夫間有親聞者

並遺事

徐師川以才氣自負少肯降志於人常言吾於魯直爲舅
氏然不免有所切議至於了翁心誠服之忠宣范公晚
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才或問其所儲蓄人材可
爲今日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宣和
之末人憂大厦之將顛或問游定夫以當今可以濟世
之人定夫曰陳了翁其人也劉器之亦嘗因公病使人
勉公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
待時用也其爲士大夫所欽屬如此

張天覺晚年亦好佛重道建華嚴閣作醮錄會黃冠釋子

紛紛從之公雖被其薦引然素未相識及通書也至是代書簡之曰辟穀非直道談空失自然何如勲業地無媿是神仙

公送其姪淵責沈文曰予元豐己丑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范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不遷恕不貳過惟伯淳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予常以寡陋自愧了翁之子正由云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

然後誦之

遺事並全

初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爲職潛姦隱慝未形於事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聞者往

往甚其言已而怙寵妄作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爲蒼龜也昔王安石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曰獻可獨抗章論之雖溫公猶以爲太遽未幾變更祖宗故事流毒至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予所不及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

龜山撰公祠堂記

宋名臣言行錄後卷第十四

後集

邵雍

康節先生

並見道學錄

陳襄

字述古福州侯官人登第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樞

密直學太常侍讀卒年六十四

公既孤且多病常以先君侍郎之言為念居間益自策勵
上事繼母以孝下教弟妹以義方求士之賢者親而友
之得其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為之友四人者氣古行

高磨礪鐫切相期以天下之重爲已任時學者方溺於彫篆之文以相高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以爲迂濶而莫之講公與三人者獨以斯道鳴於海隅聞者始皆笑之而驚四人者不爲變守之益堅躬行於其家由家達于州閭人卒信而化之父兄皆飭其子弟請從之由是閩中士人宗之謂之四先生雖有誕突盜傲不可率者不敢失禮於其門已而四先生之名傳之四方從之學者日益衆

葉祖治行狀

公主建州之蒲城簿會邑闕令公獨當縣事邑之封疆遠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蔽蒙請託習以爲常公夜寐夙興務究其弊訟之難聽而積久者窮極本源剖決無留

有請託者惜其士類不欲遽繩以法每聽訟必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公之不可干老姦宿賊縮手喪氣民畏且愛爭圖公之像以神事之至今先有詔郡邑興學公遂諭邑之富人出所餘以繕學舍學成使邑之子弟造焉公爲入學講說不媿士之自遠方來者至數百人部使者安刑部積始至其縣公卽以十事便於民者干之安皆行之人受其賜

行狀

公知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爲盜者述古乃給之曰某廟有鍾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閣祠之引郡囚立鐘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鍾甚肅祭訖以帷遮之乃陰

使人以墨塗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詆之遂承爲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於小說筆談仙居爲縣僻陋民不知教公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使門人管師復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卽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於是耆老相與感泣歎嗟從之翕然每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矜式學者興起縣有西圃蕪廢弗葺縱民耕種其中然每有興建必爲民利故瓦木之資不責於民而樂輸之下至織席之微亦願出所得以助焉及公去也老幼攀車遮道幾不得出境

判尚書祠部遇權貴人奏乞寺觀名額且度僧人道士八堅執著令不爲行因奏言近年以來自宮闈宦官以及要近一例陳乞蓋秉政大臣不爲陛下愛惜典刑首爲瀆亂所有詔令未敢奉行行狀

出知常州郡庠下窄不足以容生師公勤於經始成以不日其規摹氣象遂爲諸郡庠序之冠公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於二浙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閱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嘗情可矜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有餘足以周物行狀

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于江以爲常蘇數邑

民田之害者累世矣公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不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克北流民害以除而田早有溉豐穰歲饗矣祠堂記

熙寧二年陳述古學士襄自右史遷臺雜近例左右次補知制誥臺雜乃叙遷三司副使於是特降旨候知制誥闕與召試襄辭曰陛下以義使臣則臣敢不惟命是聽豈可計較資地以為輕重況義之所在知無不言夫豈知鐵鑽之在前而寵祿之居後哉一有顧利避害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身且不正焉能正人乃許追寢前命明年以言青苗事復為右史又歲餘始掌誥命呂氏家塾記

公將終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索紙筆書先聖先師

四字付其子而絕行狀

富丞相當國日引陳襄述古為上客述古所以告富公者盡仁義也有不悅富公者造為五鬼之號而襄在其一夫流言待無知者而傳至智者則止矣以富公之賢其門豈無善士以述古之賢而肯為人作鬼乎呂氏家塾記

劉恕

字道原筠州人試經義說書皆第一事神宗官至祕書丞

道原少穎悟俊拔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四歲坐客有言孔

子無兄弟者道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

范大史撰墓碣

皇祐初光爲貢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己意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爲第一及發糊名乃進士

劉恕光以是慕重之

司馬公作十國記年序

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之末簡策極博而於科舉無所急故近歲學者多不讀鮮有能道之者獨道原篤好之爲人強記紀傳之外閭里所錄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坐聽其談衮衮無窮上下數千載間細大之事

如指掌

英宗雅好稽古詔光編次歷代君臣事仍謂光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所得而知者惟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卽奏召之與其修書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委之光受成而已

王介甫與道原有舊介甫參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用爲先介甫雖不能用亦不之怒及呂獻可得罪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爲條陳所更法令不合

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卽
奏乞監南康軍酒得之

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
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是而心非之者
比肩是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
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
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
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爲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
弟姦諂者疾之如讐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
難也昔申枏以多欲不得爲剛微生高以乞醯不得爲
直如道原者可以爲剛直之士矣

道原家貧至無以給旨其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
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襜褕
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
他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人如居
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可
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

並十國
紀年序

先公言荆公笑道原耽史而不窮經相見必戲之曰道原
讀到漢八年未而道原歷詆荆公之學士子有談新經
者道原怒形於色曰此人口出妖言面帶妖氣

范太史
遺事

徐積

節孝先生

字仲車楚州人中進士第官至宣德郎賜節孝處士
先生因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云見貴官尚必用公裳豈
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其母

蒙童

訓

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自言初見安定
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聲云頭容直積因自思不獨
頭容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

同上

先生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
或不獲即奔走闐市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太夫
人飲食時率家人在左右爲見戲或謳歌以說之故太
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更不快也應

舉貢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京師一
日借人書冊經夕還之人知其必不校乃誣曰冊中有
金葉先生遜謝賣衣償金聞者皆不平強使歸金先生
終不受

年過壯未娶或勉之荅曰娶非其人必爲母病予非敢忘
嗣固有待也以羅城君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
而不踐或謂先生曰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爲孝
歟他日山行奈何先生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固避之
哉吾遇之惕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他日
若有君命敢從私乎

太夫人既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哭不輟聲水

漿不入口七日廬墓三年臥苦枕塊纒經不去身至雪
夜哀號伏墓呼太夫人問寒否如平生顛委僵仆手足
皆裂不顧也所居茅舍不蔽風雨而農夫樵父瞻仰如
神有爭訟者必造之先生以義裁決皆悅服而去不復
造有司太守迎先生入學先生居州學舍尚設考妣几
筵晨昏起居執爨滌器饋食如生冬以火溫衾夏揮扇
去蚊蚋思母平時所甘旨以供祀未嘗一日不奉酒也
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爲先曰修身務學爲文之要
莫大於此晚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
治心以直養氣而已或問立朝之要則曰以正輔君或
問修身之要則曰以正修其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

乃大書一正字與之

先生天文之學尤造其妙門人問之則曰昔有學天文於
譙周者周曰天下事可學者甚多何獨天文

先生於前代名將酷慕諸葛武侯以其所學之廣所養之
厚也嘗謂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
亦不獨用之難也言之亦難若其所養不至而易言之
鮮不敗事

先生爲文率用腹藁口占嘗曰文字在胸中出之未暇者
不可勝記

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已之力
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

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患之如此而不爲猶
之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爲君子

並行狀王
資深撰

陳無已

名師道一字履常以侍從合薦爲徐州教授官至祕
書省正字

無已苦節厲志自其少時早以文謁南豐曾舍人曾一見
竒之許其必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在穎賦六一堂詩
有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句

謝克家撰
文集序

傳公欽之初爲吏部侍郎聞師道遊京師欲與相見先以
問秦觀觀曰師道非持刺字俛理色伺候乎公卿之門

者殆難致也公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
子能介於陳君乎公知其貧甚因懷金餽之及覩其貌
聽其論議竟不敢以出口

道卿
集

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童子厚欲一見
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
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

蘇內翰答
李薦書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
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
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
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於王公
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

而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
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
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
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于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
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

尚未晚也

後山集答
秦少游書

宋名臣言行錄後卷之十四

終

